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第十二

書劄

與江州丁太監劄煩

某竊以春序婉娩天氣請和伏惟某官高牙肇建政教一新神人咸喜台候起居萬福某敬承勇退請班俯試江郡開閫藩之始耋稚謳謠仰惟行為世師文為世則立朝忠懇少須即躋禁近之聯伺跪一麾公論殊咈然九江為今重地非門下曷宜居之閫戍卒空壘而出武備單弱妄意謂比年 司行下編排保成 因而 論早習弓弩亦一助

行下諸州取累政交割不係帳錢　每郡　不知
大府不係帳若干尽以解否造甲於何色目内錢支
台慈明賜指誨幸甚某不才去冬到此適承大旱三
邑通放七分有奇軍食無所得自去臘行賑濟蒙朝
廷給度牒三十道椿積米九千斛粗可及三邑不至
流移填壑但總所米綱嘉定八年所減放猶至今催
督大抵版曹總所初不問水旱但欲取盈有司之吝
無足訝者邊事未寧朝夕寒心近得淮上相識書知
前月半間棗陽被圍已四十日　安豊已擄霍丘制帥
欲行邊未知近耗如何大府必有聞深願知其大槩

也羅桂陽至此蒙寄聲見問且約以幅帋為書深
仍眷厚如趙尉行拜狀以其人初相識且當面寫書
草帥特甚深愧率易更在裁處非某所敢必也伏紙
皇恐

又

某久不脩記府敬以數日來心緒擾擾小男不疾而
夭無聊殊甚然未嘗食頃忘尊仰也忽領寵翰眷記
深厚顧人問遺此豈卑鄙庸陋所宜得於三達尊下
拜感愧莫之勝况金陵淮襄旱勢甚廣江東西幸早
禾大稔聞大府雨足真和氣所致　此月初以來

不雨星子都田晚禾絶少獨建昌邑大茵米居多遭
此晚稻大可慮方此致禱足証不德閉閤思過夫復
何尤去冬一旱本軍為運糧者以三萬緡計邁得朝
廷給助其半補道尚尔未畢思之寒心諸邑皆無以為
計今歲不一稔則郡縣皆不可為矣租稅根本之論
不易之論也黄先生竟不免口語但得歸老山林莫
大之福它不必道某跡拙多病近以悲泣過甚前數
日已遣介丐祠此月末可抵在所引領俟命行去此
矣制置買寨屋木萬緡罄休數未必可供昨日遭司
又行下和糴萬石此間土產皆占米晚禾不多船粟

聞此恐不敢來事緒益紛紛豈綿薄所能堪紙甲且
令諸邑於合解官錢内支造郡以試卷紙予之鉄甲
既皆一出於郡無一毫科諸邑今此紙予只令諸邑
辦不為過仁賢之慮狭恐有擾則量給助之可也姑
俟造畢別當申稟

與虁路丁安撫劄

某竊以夏序向深時雨生涼恭惟某官坐鎮帥垣百
城恃賴勲德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去秋承大纛經
由獲遂履約之拜蒙賜教衆石間殆非偶然者遥睇
仙舟蓋數日而后已久欲寓一書為問謠問相望天

表豈圖議眷不棄鄙陋手翰勤寵怱墮在前喜愧謟
中何言可謝蜀口去闕外雖然實如一身近事可寒
心皆士大夫之罪壞得生吴至此豈非賄道不絕故
耶它固有大於此者非疎遠者所得議也伏想憂憂
時之心同一墳激承示近詩十八篇興寄高古善言
有味追蹤子美足認學篤而心誠某雖不知詩區愚
見如此庸陋近復丐祠不獲頃荷教令少安用省將
迎思之誠然緣老人念歸殊切江東一檢在目徂寬
目前它無足道至於心事則非會晤莫論第有悵惘
某近日亂道本已棄擲念無已報厚貺搜索得數首

求斤削幸勿疎外使其疾不遂已也沔州久不聞耗它時置中得示数字以寬懸系幸甚為保道重唯此之望大眷均介殊寵

與與元丁知府書 焴

某頃侍同朝荷知為深常恨東西夐絶無從上狀至於慶門禍变頻仍往往不即知知之則已晚徒負不敏之作聆聞帥漢中之日戮畔將膺上賞覬執事之所論奏 明詔之所褒揚近臣之所歌頌未嘗不壯執事此舉能銷變於未形而定禍於倉猝也既而採諸蜀人之論則謂方吳政之死于敵也東道關帥虜

兵大入制司檄張威以禦之威所以統西道為詞制司不能強而謀之好古以嘗有恩於威也請督其兵會威之弟虎敗而逃好古詰其罪戮之戮之誠過矣然原其心不過欲立威以懼諸將使亟捄東道之危爾使執事問其專殺之罪囚之而請于朝且檄張威趣引而東威感執事全已之恩不敢不行威既行虜不得不退而好古之罪亦不至於死是執事一舉而成張威之功欲虜見之暴安蜀境之民全好古之命也豈不偉哉顧乃加以畔逆之名而誅之度執事之心不過欲以安張威爾然能安一張威而不危陷一

好古此蜀人之論所以未平而執事亦未免今日之
悔也夫知其罪而不亟誅則不忠知其非罪而不亟
悔則不義既以悔竊而不翻然改則不勇伏惟執事
學問文章卓然為當世名儒而一慚不忍終身閉蓄
以為私恨使夜半深省之時若不可以一朝居者孰
若明述本末上奏天子白好古之本心與執事之素
志力辯誤賞開界況究使忠義之鬼不懷怨於地下
矣三軍之士因可悉其心而作之氣而天下之人於
執事亦提然無疑雖諸葛公之自貶不過如此何憚而
不為乎愛助之誠迫切深至不覺犯嚴怒之罪之唯

執事所以命

與游郎中九功劄

某竊以三陽交泰四序更端恭惟某官茂對盛時陪承天寵神明積佑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賜報加以寵貺情誼鄭重平生得此於人蓋寡又以默齋先生集見教其誨學者語親切明白初不費辭師友淵源信不可及儒者說一篇正中時病使為國家者舉而行之豈復有近世之患三復慨嘆方念致謝節中度記府勞於應酬兼病嬾因循不勇忽蒙顏使附遺屈尊建早益重不敏此觀秖報竊知再丐祠難進易退之

風近世希見不勝嘆仰但千里方私大惠聖天子決不使眾民赤子不得乳於慈母也歲前數日頗寒既而復煖年豐小民粗寬目前困於索逋反謂無異常歲真大近不得書山陽焚燬鄉中賈人有來者百無一二得免狼子野心倚以為用誤矣無繇親炙教論臨書拳拳吳酥彩炬啓闢鄉所驚見拜賜寵渥不勝感荷

與泉州知府黃左史中伏劉

某恭以秋有餘閏寒氣將至秋惟某官撫綏千里德威懺然高厚隱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夏五拜違階

祀日受容察奔走命戒遠字疲民惧不稱職未以罪
去知感知幸前月廿一日巳書三考旦夕若得代人
知期人或可僥倖善罷凡此存全之恩綽不可誣欲
控謝誠有拘勢分比主簿王脩職還稱道台意恩有
以蔡齊經賦方竊仰嘆高遠之識昨日縣丞趙從政
歸首傳嚴命俾以本邑前年所行砧基州簿繳納一
二本尤見為一郡深長慮而某之所以冒昧行於一
邑者姑以救目前詭戶走產避役之弊若磨以歲月
新弊不作舊產或還但人徼望輕能行於平民而不
能必於豪戶雖甚知其疎謬第少見於防虞巳造到

一千七百餘薄謹以三冊及勸諭薄式榜文申納伏
望台慈更加教誨萬一有可采推廣而行之誠小民
之願也某頃嘗以此說獻夕郎鄧先生備裕民一事
之須亦別錄申呈黷犯威尊下情震惕

又

某竊謂　紹興之經界之法行於福建而獨不及泉
漳汀三州泉州沃壤平衍豈不可行哉當時必有豪
民不便相與出力以沮之耳如延者名儒欲行於臨
漳規畫已定仕於朝者壞之使不得行識者至今嘆
惧今若朝廷斷然行之無不可者但此法行則豪民

不悅何者此州之產歸於貧戶而田則實在於豪民豪民坐享膏腴貧戶日苦追逮追逮不已則室空而逃官既缺於賦斂則橫役暴政所未能免必不得已則乞台旨行下令官民戶各以見在田產經官造砧基簿定其鄉村計其畝步標其界至著其產錢此四者砧基簿之大略遇有買賣俾民間各據砧基簿以立契券稅契之際官司亦必據兩家砧基簿批割產錢如此則民間無重疊貿易增減產錢之弊其利一也官司得產錢歸實無業去產存之民其利二也又民間規避差役往往一戶之產分為數戶立砧基簿

則詭名挾户背俾歸為一户產錢低昂一覽可見差役均平其利三也其他處有一二姦民虛張界至之害則嚴為賞罰以戒其欺數十年後雖未行經界而亦高經界之利此經界之次策豪民富家雖所不欲而簡徑易行彼亦不得以擾民為詞而阻之也況貧富何常之有今日之貧非昔日之富者乎此法一行則不獨貧者受賜它日富者受賜亦自今日始然則又當與寓公之賢者議使率先為之則一郡莫不從矣

又

某恭以天運將回人道益亨伏惟某官撫綏千里楷
刑列部神人交助台候起居萬福比蒙旨揮索砧基
草簿固不敢默借具幅楮以為黷犯嚴視退即大戮
固宜豈謂志切愛民以貴下賤屈勢分之重親洒翰
墨俯咨陋庸至於褒寵誘掖春温纏綣未足借喻此
豈某所敢自以為榮哉轉示同寮傳之士庶或曰古
人盛事復見於今令人知太守之仁明下至黄童而感
荷況於奔走下風歆羨一語之温柔而不可得者乎
竊謂經界不行公私被害至此極矣且如本縣産錢
二千二百貫而失陷者二百餘貫計一歲所失錢四

千緡不及其本所失將未已也不惟郡計窘乏貧民轉徙在在有之每日受詞以業去産存者不下數十人三年如一日昨妄意令造簿俾實其産耳然人徽望輕能行於齊民不能必於勢户故聽其自為未嘗敢督廹之令造到一千七百簿皆次産以上其餘小民不難勸曉且彼所素願惟在城官民寄莊與夫大寺之産豈本縣所能使之必為哉今益産錢一叠於簿則一定可保不復如向者日銷月削此則有增無損之效必欲計其羸縮則非盡畢一縣之産不可又恐非小邑之所能也今若蒙使府施行則半歲之

閒不勞而集豈天道耶有鄙見七項皆博采輿言别紙繕寫或可備萬一之覽伏乞台炤某下情震惕之至

與韋都大提刑劉

某比蒙閒道之寵已脩謝緘輒遣專人少伸興寢之敬凌晨始行午後忽從還中共領緑匣所盼親翰自惟鄙賴何以叓得此於大君子下情不勝感惧都昌一邑連十餘任不克終蓋皆非民不可治自是少當才者近年惟一鄧宰政事可法人至今思之游宰大覓強帶賦失催前歲大歉民頗安之某不免以本軍

摶節之餘代其補解諸司八千餘緡郡計緣此殊寛孱卑下未有部符示已差下人則必是見關人往往望而畏之茲蒙彰惠斯邑歡辟本薛幹誠為一郡之幸以薛之才綽有餘地未必其屑就如蒙力賜主明勉其速來某寔荷大惠亟此申聞仍入緑匣兾速徹聽州帥皇恐併乞台照

與湖南孫提舉書德輿

某昨拜書附宜春便以謝向者先施之辱伺後又一拜狀距門墻邈在天表雖詹仰之厪而聲光之昧乃若此以見朱墨洄洄自應尓也比承課最就擢庾臺

公朝舉錯當人心此為首議何者郡守持節於本部前此少有盡至公無私廉明愛人每事必以正郡無過舉以此等郡守擢為部使者民間利害愈益通明何患不善近來為郡者未必得如此等人例臨本路則一郡怨氣何繇獲伸弊政之大無以過此自聞成命喜不自勝以為今日每除擢如此必大可觀鄭丈已被召近亦得書善類增氣某拙魯無一可取丐祠未獲行且再請倘蒙不棄因風教誨至幸因朱君校正自泉州來携其丈親書道其真醫為天文之書與論古事歷歷可听云來春特詣謁尚望子進扣之不

逖高鑒仰乞倍萬保重以副拳拳之望

與孫提刑

某竊以青陽首序恭惟某官澄清一道盛譽在人神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久不脩記府敬弟劇尊仰耶承司形江右工廣好生之仁搢紳莫不稱得人歟脩慶牘因循不勇殊用慚悚門下與學文辭行勤節當代所仰徊翔于外雖咈衆望然志行道用及物者宏足為吾黨賀某頗頑不學有過時頻復之惧幾何不為下愚之歸因風海礪誠有望焉因有少稟江右橋道不治視他路特甚行者病之某嘗以書屬陳尉

以白真師得五百千又得州民李氏助千緡遂為石橋十所未錄贍覬惟萬萬保嗇以須大任下情至禱

與危宮講科劄

某竊以臘初喜雪二麥頻蘇恭惟某官望重清班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福集每得高文未嘗不擊節嘆服至於忠讜採時言言藥石數十年未嘗有也公朝容納茲誠可賀某才腐識闇緣承凋邑今秋小熟建昌一邑晚禾薄損不免蠲減自八月不雨至今凡四月令始得兩井有綠麥有望前歲之慮易得少寬冬氣過燠閩病者多不免暴藥遺之皇皇汲汲日以郡

計不裕爲念蓋河稅一考通減四萬四千餘緡唯有一味節用所補雖少譬之老病之人若更不攝生則去死無幾矣加以私計不便求去未獲俯首在此日夕惴然承不鄙見特枉謹翰感感悚悚寵喻馮幹父子某與其父相議此已時致饒緣丁江州爲其父求堂長以有人不關蕭須邑之士子所信服者雖某不敢專其事公議可畏今胡伯量者爲之蓋邑人願之此如叢林非衆舉不可況見有仁敢不寘下懷恐有以處之亟此占謝不究顧言它恐有委再拜以請

回傳寺丞劉壐

某恭以梅霖未止農事方勤伏惟某官紳紛庭闈色
養愉翼千里咸傒神明隲佑台候動止萬福云云某
年來藥石不離口飲食不下咽人事缺略不講至於
屬心正人未嘗不拳拳也每作意脩問輒墮人後獲
罪於人亦多矣未有寬其督過念其苦心更賜手書
憐其愚拙教以避罪之方納之可生之域詞情懇懇
如門下者某比蒙大學大諫侍郎先生賜誨及延平
史君貽書皆深知勸勉感刻未已及是又領尊契丈
專使問遺顧某何人辱愛公父子兄弟如此其厚況
某家有老親一子孑然何苦過為乖刺取嫉於世蓋

有不容已者昨本軍與州倅某詞申乞致仕後連被
三省劄其一奉　聖旨不允其二再述前不允之旨
第三乃去年十二月廿三日被　旨不允仍有疾速
起發之任之命當已回申不敢变前說藁本録呈且
某自前年十月陳乞乃缺未到之時今年正月方是
關到關到後方被趣之任指揮雖云係第五次陳乞
即於辭臨漳之行方是第一次未為方命若旦夕獲
祠禄乃是朝廷特恩豈敢遽行陳乞若又趣之任則
當展假三兩月仍申不獲已乞祠之请不敢更有抵
突盖某本么撚徽不可與諸名公齒慨慕前哲如劉

凝之歸南康鄉人蔡樞父子之納禄皆當盛時壯年上不以為嫌下不以為怪是以率爾為之不復與人商確今朝廷不許人納禄初謂是名公有益於國家者故貪賢尚老每惜其去不謂例以待愚不肖也承教不勝慚感因述所懷以荅盛意大學侍郎先生侍旁因暇望為致此卑懇俟旦夕遂志併脩謝書也

與傅寺丞劉康

某竊以春序過半雨澤沾洽恭惟鎮撫名藩惠愛宏博神明介助台候工動萬福某比遣人拜書賀閤學大諫侍郎先生八袞之慶恭想歡抃無異膝下綵衣

之樂此古今盛事何幸獲親見之竊知治下近因小
小愚民犯法之撓嘗謂廷尉獲人不至大段失戕則
此曹安敢為亂往往平時縣道不理曲直廷尉因捕
盜乞覓或捕或縱或不識事体務求小勝以徼之妄
意謂以小榜先諭此意却選清正仁恤之官代之許
引赦恕其舊罪限以旬月如尚陸梁則示以威刑未
晚去冬疾癘旱乾之害此間與上三州皆然春雨幸
濡小民豈不願事農畝直以與官軍角勢無由自通
其情等死之念一萌則赤子皆龍蛇矣伏惟高明仁
恕必有以處此愛助之心不覺僭越

文

某皇恐申稟至愚極陋蒙賢昆季不鄙俾效薄技因薄獲桂名使相先生墓碑之末榮輝多矣方以弗稱為懼敢意眷厚專使貽書特以先生遺物下賜捫躬傷感難於具言竊念某初之寸長緣親知間或誤以書撰銘文見屬固辭不獲因强顏為之一切未嘗受其餽謝況某忝出門墻尤不當講近世非禮之礼若以微勞而受厚貺與市道何異今恐上違太夫人尊命之嚴已拜領英雲筆墨之賜至如重弊固不敢領經來從萬里歙研可傳數世皆先生所以遺子孫者

謹再拜受回使敬望矜其愚衷全其素守不趣悉已
拜受矣其為愧荷寧須贅述仰乞台照

與太監張劉

某竊以中冬之杪雪意初嚴恭惟某官奮望潭居盛
德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先公正獻蒙忠獻公誨獎
不趐子弟之於父兄海內共知不待贅述獨恨湘閩
相望數千里宦遊南北拜履絢之願三四十年于今
矣忠獻德業上格天心所謂正己而物正者豈區區
功利伯者之佐敢企望其萬一　南渡百餘年宗社
灵長生齒康樂醫誰之力和議一倡三綱幾絶今日

雖版圖未復使東南士夫不在其秖者不待有識知不出於主和誤國之人審矣如是則棠陰故芴猶當起敬况門下親其孫乎德美在所不必諛也某愚頓拙訥年十五而孤父師之訓未及聞及長習舉子業再試礼部無成壯絶意場屋粗知向學今五十有八矣於道未聞近復多病國恩厚甚未許乞身苟延歲月益以慚惧大監傾時去國殊有祖風海内嘆仰甚盛某近得先公所撰忠献神道碑不勝悲嘆某與舍弟黍年未知寧免才智俱下之誚近於先兄匠監房下姪孫屢得忠獻公與先公覲翰九幅言言皆契天

心正君濟世擢將治兵皆質之孔孟無愧嘗刻之玉石上備國史之須下乘萬代之法舊公興嘆異世一心三復感涕今因姪孫瑜效官莞庫得其書云蒙念某先世特辱矜憐遂教專人拜狀以謝感意不覺羅縷惟為國家倍加保嗇下情真禱

與朱寺丞在劉

某竊以變景寢延霜威未勁伏惟某官道尊重望百靈薦休台候起居萬福 某違遠德誼寸心未嘗不拳拳昨蒙謙尊游賜書問或道塗所拜或 乍到所領又於條問之間有未可即具答者乍投身於旱歉人

户絲訴之塲日歷不給誠非稽怠伏惟高明儻加矜照則幸亦甚矣不然無所逃罪惟載世託厚契令茲承乏適繼大儒父子之後追思疇昔實夢發寐豈偶然哉凡今履處之地悉出介綴況德義美政耿耿照人耳目敢不遵守期於無墜到官即合馳騎申謝而拙頓多滯如前所陳諒蒙肺肝相視不遂督過也因遣楊定詣使直輙以某物馳致齋閤輕尠伏丐恕留餘冀為時保重即膺一節之名

又

竊見經總制之名出於宣和末陳亨伯之手當時

未至已甚至　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首稅契約者紛然故其額寖高一時憸人輙為比較之說比一歲後稅契有限經總制之額無緣登趲議者未嘗不嘆亨伯之失於前誠有望後之君子救之於末也本縣地瘠民貧而又經界不行民之逃產比比皆是竊恐更數年後不可復為經總制之額本縣所納逐年自有常數已是極費支吾以踈謬之人為之得不至乏供誠為大幸今承使廳行下青冊俾逐月發指定補三百千只補今年八月以前欠而九月所解並要十分登足不理指定之數此是近來酷政諸邑苦之方

將訴於府判監簿以求伸也府判當從前後一定規
摹不宜循此近日酷政是必胥吏有以上惑清明伏
惟大賢孜孜為國念兵食之不可缺而不知兵所以
衛民若使小邑椎膚剝髓以供軍實則是以爪牙而
病腹心豈府叛監簿之本心哉某之區區不敢不辨
者正以縣有常法不宜於今日頓使增也倘蒙台慈
矜下邑之民貧特照近年之數與納亦不敢恃寬弘
而不加意於催科庶幾少行其撫字之意志再仰冒
台德下情震恐
於事公不復洛訪率意行之悖謬何可勝數數條之

責死有餘誅惜當時不蒙見教令雖誨之無及然猶幸得聞以為異日之式此意此恩奚翅金丹之藥九骨也敢不藏之篋笥永以為好無由面訟仰冀加倍保嗇以須薦擢之寵

與嚴機宜劄

某伏辱寵訪意丙寅丁卯間常窺講壁之輝今此從者經從不忘疇昔遂賜迂顧及問所以來之意則云特特為訪又辱示以著述鉅編使某以鄙說為之冠引不勝慚悚閤下潛心史籍久矣其所以著論說皆為一家亦不可謂不用心勤苦矣宜即當世博洽之

士與之商榷務合是非之正庶幾古者著書立言之意於何誤聽猥辱見謀如某者本無學業從門庇竊斗升譬之窶貧之人一飽且不可望况敢當兼金白璧明珠大貝之遺耶恍然失措何敢不辭昔人所謂裀載而往垂橐而歸信非虛語來書若不相悉謂某有見拒之意夫有所恃則有所傲某何恃而敢傲耶亦其真情不勝愧悚而已尚加亮察

回翁瓜園書

某承喻某乱道送李推序言失之過某鄙陋之見感

與趙右司劄

某比領台翰寵喻陳司理極荷不鄙敢不敬寘下懷但某歸念久動日夕欲先歸鄉令遣人力申祠請若蒙從欲及未著治裝不勝幸甚此由衷之懇非藉口之辭近日小臣請祠亦必再至雖朝廷曲示眷存之意甚厚施之小臣則失事体欲望重言得意遂願不敢忘德也重勤揮答遂成草率加察幸甚

與江東徐提舉劄

某竊以良月之初瑞雪應時恭惟某官觀風一道擢摘良奸神明贊助台候起居萬福　某違遠德誼閱歲浸久寘身容察又復許時其為尊仰寧須自言比一

再貢書狀不盡懇誠方懼以簡慢獲罪豈圖謙巽旣
賜還答復專使寵以親墨以貴下賤事出罕聞顧惟
庸愚益難勝任御惟某官躬行古道以化今俗建臺
以來風采可畏愛鰥寡疲癃惟忻安妥幸甚某旣不
知學又乏才能冒馬試邑是以日夕念歸以勉不逮
誤蒙　上恩畀以便辟邪非存全之賜何以得此銘
荷殊深過辱知獎不勝慚悸蒙喻白鹿士友今歲頗
盛至百餘人試後方散胡堂長久辭去以艱其代遂
晉至試前始歸令代者見議招九江幕念成者其人
在濂溪書堂學生者師之言議操存端有可法　本同

某過閱中令輟其行此人若平學者必雲集非主盟斯道之篤未遽及此邱舍筆硯不蹈深愈於稟報彜文遂畧伏乞台照

又

某幸甚獲以庸陋受察高明日省夕惕惟恐一事得罪於天以負部刺史澄按之意故事有可爲不敢不勉不復以手狀通慇懃疑於諂媚以取容者豈圖謙巽俯賜公牘洛誥官察人品曲示誠懇雖至冥愚猶知感發況粗有知識敢不踴躍承命伏見本軍趙司法希懇稟資和敏奮身科第到任一考餘本軍簽判

一員實行倅事不得專心訟牒每引詞狀必命司户司法聚廳商榷剖決趙某見事曉暢持心平允潔身奉法夙夜孜孜某嘗以改官狀薦之又教授姚應卿文學精洽趣尚不凡到官一考有餘每課試學生命題發問皆不苟簡某嘗以關陞狀薦之司理陳維則實和詳練盡心所職星子縣主簿周溫舒縣尉劉賔雲建昌縣尉譚良翰皆恪勤官守可任以事其他豈無偏長未著顯效或方到官某所未知不敢率易論薦至於武職如都監金寶孫珪水陸寨巡檢羅友諒皆謹愿可托伏望台慈更加博問有不如某言則得

欺罔大君子之罪干犯听嚴下情皇恐

與南康鄭教授劄

某伏以秋序方新即日敬惟某官師楷多士神明遠業台候動止萬福白鹿堂長必得人此間書院士友頗成倫緒三山林丈羽文公高第經行皆為人所師恐欲知之礼書喪礼門刊刻極佳且不甚誤非史君與諸人精勤校定未易至此甚善今納去十六冊有誤字處已改幸白黄堂速脩正祭祀必已畢工今有七十券望為印禮書前後全帙各印四部印郡齋所刻學規學則各五本有餘則多印不足則據所發券

減之勿訝于煩乃荷某歸期在初冬此兩人尋欲
書及送合刻禮書四册（係祭礼）緣楊丈用力久方
能緝寫就有節目一紙納在黄堂書中再錄一本拜
呈見學錄楊丈煩拜意未及拜書此間書院亦荷其
始謀此乃大與有補國家它日必索至儀曹皆賢守
賢文學之力也

又

某竊以夏用季琯暑氣如焚恭惟某官横經講道師
範望尊神職先後尊候動止萬福某自去冬到官以
旱癘之餘日不餘暇欲走一卒致書左右凡数月矣

朱熙送日不覺許久不敢有罪何言可解去冬抄承
台慈賜書三復感荷知藕知齋舍一新士風日盛况
白鹿士友雲集躬率以古道孰不響應甚盛某庸繆
無堪頃在星渚炘政至今可愧復此叨典劇壘益難
為功但切愧負幸而勸分民間有無相通將及食新
似若可以逭目前未知攸濟此耶乃龜山傳道於羅
李及生朱文公之地偶得地城南創為延平書院倣
白鹿規摹山州奇秀中春始役此月未可迄事欲遣
人至江東西招數朋友此來未知果辱肯顧否來使
鄉中索書及是始能述謝區區所懷尚見續狀

又

某區〻已具前劄不敢以苛文溷清視承喻二事仰認愛人之意某當時但知直道而行豈敢顧忌監司委曲以害理至今不決不必使盡斃於囹圄而後已仁人能不動心乎至於五千斛既黃倉部嘗易新矣似不必復請於朝此乃州家常事何至鄭重如此見刻黃勉齋晦菴語喪礼若得黃堂主盟速刻於南康豈非學者之幸

與閩清令鄭君瑞劄

某再拜上覆某官即日初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

久不拜書但日聞政譽中心殊喜不覺無隔之久比聆書上考古循吏風後見今日世常謂今古民俗不同如左右正心誠意發為政令百里順從如響安得謂今人不如古人民俗澆薄哉以此見近來民不得賢令環天下皆是田里何由安樂邑中人不甚病否某去年遭旱癘今夏至秋支吾殊難蓋竊放幾七萬餘緡錢今秋方得一稔民復疾沴死亡相望則又賑之馮憲助于緡漕倉亦各有助政此施行小惠雖無大益亦少見官民相關之意他不足道也承喻欲浩然賦歸在執事清介無欲視千乘猶敝屣況一令乎

某向來亦有不耐事之癖因究為仁之旨則知一身
任天地之責所繫甚大苟志於仁則萬物皆切於己
不得獨擅安逸真民物於度外素位而行孜〻矻〻
終吾身而後已今執事為令邑人愛如父母可謂行
得吾仁矣無故求去又恐於仁不無間斷況執事居
家生理不為厚祿雖不足飽妻孥豈不為有助思之
熟莫若滿此任以俟天災有知者聞繡衣已剡薦果
否書不悍作於法無離任之文直拂衣去又無義理
幸為百里少安無他念至禱〻〻 某來此徒勞正與
來喻事体一同又有幫府事極多不得已只得順受

安行耳偶舍弟歸必一見臨行作此書不覺縷ゝ

又

某再拜上覆云、比所獻恩說雖無可喜之論自三折肱於世事加以力用聖賢之訓所得如此自謂孔孟復生當以此質之而不愧舉天地間物皆在吾仁術中則躁褊不耐事若與仁不相似然更望深体因風示教也書院久成生員職事共二十五員做白鹿規皆教官兼山長所選擇不敢容一毫私邑中善政善教入人甚深餘力尚能治坊表復官廨與汲ゝ於敲朴索逋者不可同年語拙書須及欲辭不敢率爾

為之極不佳稅務字似只令吏書為称故龍岡字亦用不罵羽流求度當以私錢溥助之但此曹非吾儒所當助有文榜二紙求教

又

某再拜上擾某官葉丈至承賜書匆匆不少晋溥斂區區而已黄尉来又領近書展玩如陪誨譚且知邑人愛令邑尹至相率輸租恐令之舍我去夫以德化人必如是而後可近有士夫未能至此遂欲坐以無事不知姦宄不戢良民受害則所謂德化乃姑息之異名耳令叔判縣一到此才具恢恢十九溪不足治

乃邑人公論如此黃真佳士當如來成已借印交事矣得此人可為黃文翼之、助一見即知其人葢取友不苟足以自信既無中饋中幼簾外之差此甚易見近有自邑中來者知近況尤詳清苦之節不待洛之於人老人近不安前餘令方少愈又覺早熱方此禱于山川言不能盡唯保嗇不宜

與姚判官 班 劉

穡以秋季之月黃華届節恭惟某官盛德在躬耆處愈偉神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日困朱墨不承問者久矣比林丞之邑嘗僭託致區、一書復不敢正

切愧悸敢謂謙眷寵以親汗示教四書切皆中邑中利病已申兩司其詳見林丞書中其語甚長未暇縷述但林丞言羨餘事正某所痛革已申奏朝廷矣二税侯新宰至盡發下蓋諸邑自去冬已在縣獨順昌未有正官故尔因循亟復謝不究欲言之萬一

又

比辱寵報示教三事皆此郡要務議論精到文辭激揚真可嘆仰遂使庸謬得轉而上聞荷君子德至於銘肌刻心益思侍誨之樂可勝馳情兩汁終濫禱諸寺觀神祠雖小小應驗如得杯水何益此皆某德不

足以感應召致而舛政謬令又有以傷陰陽之和得罪於天未即大僇尚爾殭顏因思南軒祀楚望故事於風雩橋望祭街山歙潭之神齋祓行事祭如風雷師之禮來日行事若更不應真可投劾去此矣書院月未可成節後不知可屆從者一來否別俟致禱

回未順昌劉

某比承廷顧得款名理幸甚偶以親疾在告未究欲言正茲慚負忽領手帖至喜承不鄙須拙書自惟庸陋且拙於此叢篆猶甚古足以揭示邑之興廢自是人事得失何關偏榜嘗言不必易矣重違諄喻輒用

瀉納幸謀之邑人若能不易某之素願也

回毛提舉劄

某竊以上冬之月霜氣未肅伏惟某官寓情園閭道高物表神職贊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日試吏鄭鄉每崇眷待違離之日適大旆尚留九華不得請教而行留書叙情殊慢草略兹辱寵報眷意有加不惟不以世俗陽相尊者見施而誨警之切有深友所不能道者常恨近世此道幾絶不意賢者能一出之以發鄙吝幸甚感甚某不學不才叨竊門庇天性又極闇鈍近世筌蹄爲茅之變每拳拳於善類不度被己愚竭

其愚以效藥石爲亢入仕於王朝者言也意欲驗此語於數年之後豈今日無過便謂不必如此說殆猶康强壽之人告之以縱欲傷生之事雖曰失言亦自無害不猶愈於進軟熟之語愚意若此耳初何心哉令來書云云若某聞人言而有所譏者如李推之賢尚不免如此則天下無善人某之不知人亦甚矣漸汗無已商明豈不察此尚有疑何也

與任知縣一龍劄

某伏拜台汗寵喻黃尉已致區區、黃法極賢一見粹然玆蒙賜以新詩書院預有榮焉三復格律之高不

勝降嘆門下清規粹行縉紳所推公朝急賢何尚濡滯若此耶壁間之題毀易譽足據見愛之厚猥以錄示益用慚悚一人之譽若以為可喜則毀者三至寧不見信於人古人所以不信流言而惟義之趨者殆為己之學當然不必屑屑求於人也云云

與婺州林教日選劄

某竊以冬序新紀寒氣尚微恭惟某官楷模名邦聲實交暢神明左右台候動止萬福某昨承大旆經行遂親德宇容易分袂仰高拳拳一書不敏寵汗先焉感愧莫喻婺女為今鄒魯名儒輩出近時伏節及讜

言正論之士班〻可數豈東萊教誘成就其名效大驗至是始不可掩歟何賢人之多也執事教其間分不惟使學者從事言語文字間而伊洛之學即東萊所究心者其書俱存朱文公闡而明之詳盡大備矣想見升堂之際與諸生磨礲浸灌斆學半其樂可量哉某少不知學今其老矣枉負過時之嘆然學無止法終吾身而後已收之桑榆尤古人所務幸有以教之承喻極仞不鄙某與人交寡例不敢通清要書非敢愛吝實以分義所在不唯言之無益徒自取辱是以不敢幸加深察德業日新何患無知己者少安請

侯唯此之望

與楊安撫長孺劄

某竊以孟夏謹時天氣清淑恭惟某官道德隆備燕居和衎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庚辰之冬獲拜履絢雖承顏之云始實慕德之甚深況先世托契門墻是以一見之初便蒙異顧然鄙性狂率輙效愚者千慮一得之説抵冒威尊朝聞夕報平生見從善勇愛民切未有如門下者全閩方鼓舞政教天嗇其遂歸旆已不可畱自是城市鬱攸之變通宵累日幾於於一空萬喙嗷嗷曰使楊公在安情得有此於是士

夫田野老稚婦女同然一詞仁賢為國家重輕如此某是時銓伏里閭無歸縣尾卧轍之民以致戀〻之誠又不能以書調興寢著在寸冊烱〻不忘去冬之官忽順昌張君相訪示出九月所賜書詞旨溫深寵勞備至大人君子篤於疵賤若此曷勝感愧門下與學清文直節卓行家自得師而又尚論古人追而友之近時名公鉅人父子繼賢當以門下為称者燕閒之適所得君多承寵喻廖槎溪某嘗受廛於莆田鄉人至今思之其家蒙主盟今幸帖然張君兄弟皆佳士顯文之賢得雄文為之發揮不勝致嘆李憲君去

秋適已逝矣失此前葦奠北之群遂空其三子皆能
承父志居鄉社杜門鄉井賴其賑貸某每加敬於數
君況辱一言之重乎某庸陋無堪冒昧此来已七閲
月旱癘相仍公私赤立冬苗米僅能減十之二三闔
中荒政素不講一旦無長策蠲宿逋之外獨有市糴
平糶勸分上中户而已幸不至大狼狽今歲雨澤粗
足有可教誨者尚望矜念舊部特賜示人下俾得悉
心遵承捄過如頭燃一書述謝及是始克專人自通
怠惰無所逃譴敢乞為道保練一輅西清之拜大門
星属伏惟福履川增延平委俾九頓首以請

鄭通判澳劄

某竊以春序方新雨足初霽恭惟某官竱心治郡惠愛在人神明賛助台候動止萬福某久不脩敬坐仰清風蓋無日不拳拳自到官以旱癘為苦短才治劇已不勝任况投之倉卒應變之域民征軍食皆責陪裨凢取於諸邑者一孔不遺諸邑至不可為一皆以利源歸之邑、少寛而郡計已不可支矣去歲田畝初謂有半收及病後失刈穫之時又不及此十三年前舊租税悉蠲十四年苗米五等户通減二分申廟堂乞給僧牒七十道丐常平米二萬斛以為濟糶計

求知從欲與否但職在撫字若以僭越昧冒獲罪不敢自愛但聖主仁愛惻怛每於四方水旱未嘗靳嗇緡石特州郡巽懦不以實聞耳三山及鄉中尤甚某亦不自揆以書懇憲使及鄉侯乞以便宜將樁管錢招商航海糴粟廣浙以救饑民先發後奏某頃在星渚亦然亦蒙寬貸今何為不可言輕見淺未必動聽誼不敢默尊意以為如何

與江右留提刑劉 竹端

某竊以孟夏之月梅霖初收恭惟某官澄清一道惠及幽隱神明欽贊台候動止萬福某睽違誨咨之久

莫喻瞻仰之誠闔行部所至官吏肅然無敢為非真部刺史之事近時臧否倒植非稟資卓異未有不胥化者所恃外臺天子耳目之寄激濁揚清俾人知勸耳嘗謂天子能官人而不能知人之賢職司代天子舉賢而不能以己愛者為賢況可以勢取乎江右一路賢者固多某寡交不盡識如運幹方大琮雖以南宮前列進而孜孜職業有志問學親友中少見其比近得書云蒙顧盻殊常且許以剡薦如此則孤遠之士其知所勸矣苟人品未有大過如斯人者亦君子所宜爭先取之勿泛然視之而使之至於自言也某

平生不喜為人求薦以為賢否易位不唯得罪於人亦以得罪於天誠可畏也伏惟仰思聖天子寄耳目於外臺如是其重賢部刺史如是其少也是非好惡一出於公而有以副與人之望幸甚、、僭越死罪

又

某少稟比因人倫帥閫開藩慶必已塵省擬不敢復有黷犯緣情誼有不容已者不能嘿：某甥鄭紹孫為西南道税鄭刑部自明之子也自明為淳熙直臣其子三歲而孤失學不能自振入官二紀不敢望寸進家貧但尚薄祿以活妻孥而已其人性龐率却頗

自守家法不敢非為但才短語拙非上官矜存之未有不獲譏者久不得其書不知近日能盡職否昨寶謨郎中閒廨時某因循不及以書道其姓名今適值大蘇重來此天假其逢苟不為稟聞有負幽明不勝大懼望欲少賜撫念以勸為善其人亦不能以姓名自徹崇聽僭為一言俯伏流汗

與杜省元柬書

某聞高誼有年矣夏五潘先生來郡至泉城蒙撥至行臺是時於同官間益聞所未聞以為當今常恨不見古人今人何遽不如古特患耳目未廣耳竊聞閣

下身居長嫡以官推與諸弟而甘心韋布之態昔樊宗師所遜者特財耳韓公猶屢書之以為世勸今距韓公之時又加遠而盛德之事乃直與友齊爭先只此一節照暎于古又好學不倦餘事材華翰墨皆遠造昔人聖處方今天下如此等人才有幾哉某闒陬孤陋師友不廣思脫去拘攣陪侍講席則閣下常萬館於部使者之門夫以小吏而闖伺達官則人措為譏故前者見賢之願邂逅一失迄今愧嘆思詠風味如在天表大賢好善一分不遺遽枉誨牘下洽庸陋褒拂數語使人退避感甚幸甚某學不知道年事尚

衷得一邑為之幸不得罪百姓談蒙潘先生薦擢雖益勵勉終愧心顏前月末已書三考代人約孟冬到冬杪或謝選首圖伏謁是時尚留齋閣否見賢有時不敢預料承須李監丞文後序粗述所聞益用愧悚納上兩帙樂毅論筆陣圖集玉行書各一紙并本邑學田記安養院規求教不自羞恥可發一笑來人索書遽屬有公事不能細也亮察幸甚

與福清林經畧書

某皇恐拜覆某官即日春晚雨足敬惟坐鎮帥閫德望崇隆神明介助台候起居萬福某去冬因湖南急

足及方丈便嘗一再拜書致闔府慶近收舍弟書乃知過家上冢取道泉漳鄉黨交親孰不喜簡肅之有後為善者勸於世道豈小補哉况凡長忠誠勁正所至有称是宜眷委之深竒觀殊績亟踐世官旌搢紳所傒非某敢倖廣府昔称巨鎮退之謂選師當重它鎮在唐已用尚書鄭權為之廣平風流儼然如在信所謂蕩事塵土功名不朽者也伏惟澄清一道使官吏不敢為非始有施撫饑之實乃者洪師輕殺使無辜之民束手就戮孔子所謂子為政焉用殺至哉斯言近收方孚若書称其將漕司塩錢累政所監繫者

有人已死已刑而妻子不得免者觸所負四十萬緡
釋其人以三千計而給還佑沒者百餘家使監司皆
如此斯民其少瘳矣又撙節浮費以它色錢代償公
私頻之不知廣東可比類施行否廖子晦滅潮陽丁
錢為惠甚博但作邑者謂少著所濟者多何足恤耶
今時人才難得誠心愛民者尤不易得大府英賢所
集諒不乏人大抵有狹而來未免可疑惟公論之所
與者擢之人斯勸矣三哥永春闕不遠前月已歸新
除兄為學日進仙尉兄將滿安書頻至老親新婦而
下列拜問禮少稟李丞頗曉事畏謹想不逃容察奚

待區〻之言有歸善尉鄭思枕好學不倦頃在安溪
知其履行甚深令春初方到官刻意愛民一毫不狥
例科擾經行必知之如此人者誠可致之左右 某引
疾在告旦夕得請即歸宅容續布不備

回廣東何提刑 坦 劉

某竊以上冬之月寒氣尚淺恭惟某官入覲宸廷一
道攀戀神明人交助台候動止萬福 某閩鄉小子距仙
里數驛秘閣清名美譽願見無由豈謂天侈其逢獲
忝交承之契欣喜過望亦云甚矣緣某才智俱下加
以頭方命薄自前歲得危疾瀕殆者屢所以力丐閑

退保全殘喘千請頻煩震恐無已　上恩寬大既道嚴誅複叨峻擢新命不敢祇受已見寄本軍公帑庫九月八日再被不允趣行之旨已力控詞請冀蒙從欲目今抱疾未愈決不能就道所有接人乞不賜發來真切之懇尚望深亮蒙賜啟劄過礼不敢下拜一味慚感激授來使拜納僭越無所逃罪并丐恕照

回魏學正書

某伏辱手翰示喻白鹿塑像極認謙冲樂告之意此事乃文公嘗考其儀朱寺正又已請于朝矣若中輟則是某怠於承前人志必有推其事罪以奉歸者此

所以不容已也以禮揆之舊像當如夾室之主以埋
瘞駭聽不獲已寘之經閣似無傷於礼此正如古人
瘞豈復襲祭乎況只改造於洞學又遵朝命伏乞台
照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第十三

書劄

上勉齋黃先生

某皇恐拜覆某秋間天畀幸會得與白鹿諸生執經座下但拘攣朱墨心意不專不能於傳注外出意以求指教為日非不久聞發非不多而性與天道未嘗敢躐等求聞焉又不能數侍杖屨於石泉佳處及今思之豈可復得而輕易違離可不恨耶臨川及三山人回絫辱尊翰緣欲專人問到後起居觸日可畏天久不雨閩心為甚因循日、遂至於今自聞謗議即

以次男之夫力丐祠廩實欲徑詣師席以遂數十年未償之願既未得請適諸司有以謬狀上聞者又不敢再以取求進之譏嘿嘿在此又踰月矣先生思文公平生在位　七考則先生之得閑可謂晚矣幸矣閑氣体益充正使自為謀不過加此林丈必以向所足儀礼通解集註類聚四方學者且將雲集樂事、事某若得畢脫身自便庶年未甚暮尚可入道德之場會合不可期更加十年則五十矣讀書隨即遺忘加以向裏懸知鹵莽如此則一生自棄矣縱得萬鍾千駟能使心强而有智耶此思以世間真樂無如學

問而學不得人師之則亦用心徒苦耳某日夕思去就討不決則不知何說可去天賓臨之矣心自警先生矜而誨之儻得遂所願終身大幸也妄意乞先生以儀禮所足卷付下趂暇刊刻補足書之缺實學者之望敢乞鼎茵加意以昌斯文至禱不備

又

某皇恐拜覆某官比專人拜書不盡所懷葢用尊仰即日天氣頓暄雨微潤物伏惟新涇鼎來忠勞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竊承易鎮歷陽以制閫上公兼領要藩朝廷委任之意可見不識以何日發安慶城築

事必已就緒外日遣去軍須適用否浮光之圍加何近得所聞虜必欲度維揚其勢既窮自應拚死南向或者以為不足慮又以春水生為說恐坐致失機不可不深思有可示教者望無惜寵賜欲恃以無恐也某愚頓竭力於此無補毫分窘不可支坐待百謫蓋事方有緒且所假貸不容貽患它人少須救荒結局自拘司敗或幸得脫身歸田又不勝幸因遣人招祖了住雲居蒙賜津發齋宮草帥布稟惟冀尊生加意以副四海之望不備

又

某皇恐拜覆即日冬序已深時雪三白敬惟以道自
娱神明介助尊候起居萬福某區、之懷前狀已布
聞頃過臨川有學者捨館會挾書追隨朋來之效李
敬子輩聞亦欲入閩吾道幸甚大抵學脩則中人可
為君子不脩則中人皆為下流況文公所傳獨有所
屬不於斯時講明歲月可畏以此日夕思請誨席文
公祠堂十月初下手十一月廿四日告成濂溪熙寧
中乞守南康遂合二先生為一祠以慰邦人之思記
文本欲托真希元恐其治郡鮮暇又未免有所假借
遂率爾杜撰直書作祠堂之困不過百七十餘字謹

錄拜呈李貫之像已遣人於池陽繪到清脩之氣獲見於目睫栖賢已葺治一堂治龕奉之唯謹先生賜數語欲刻而寘之寺以慰果州之望景建以果州詩十五首見寄某爲刋而跋之併拜納伏望教誨地遠非尋人不能拜書臨風不勝瞻拜之切

又

某昨蒙寵假陋庸賜以仰止堂記一仰一行之訓豈唯終某之身受用不盡天下後世用以爲法加惠學者何有窮極某銘之飢骨舄目而忘朝夕思惟常惧有負明師誘誨之盛指唯當持敬三省不使一息間

斷庶幾它日有以藉手拜座下耳已託丁晦父書尚未到白鹿講義取乾坤二文即人所常見者反復提誨使人恍然開心目明男為力進無所疑滯前賢蓋未嘗發明此旨不揆拙惡為生徒書之刻寘洞學仍墨一百本分遺之使勿以紙上語視之而加以踐履之功焉謹以二十本納拜伏乞視至

與李撕司直 燔 劉

某近方拜劉求教不審蒙不鄙外否建昌之旱今已得賚但邑中未免留於蠲減若果合減救何可嗇耶儻蒙以鄉井為念明賜教誨俾得實惠及民某不勝

感荷之極茲有少稟恰得陳倉專人送至印紙且有
公文其人拳、於門下豈有他哉誠見賢者家食久
斯人不被膏澤責盡有歸況某忝備有司不能上承
明天下招徠之盛指俯首嘿、又復許時尚胡顏面
見士大夫乎謹專此拜懇欲乞發以出身文字付縣
吏抄錄所有元寄庫告命省劄及今寄到印歷備見
公文仍牒縣差人抄錄前來以憑繳陳倉公文備申
吏部區、懇衷緊見於此得辱不拒幸甚丐祠未獲
即官賤不可瀆犯更三數月即可歸田但此郡數十
年來未嘗有如此荒歉亦不顧自保也云、

與通判李司直燔劉

某竊以夏令將半云、某己卯之冬徼倖不以罪斥其實得罪星渚百姓多矣獨賢者不忍鄙夷於在官時每歲必蒙一再左顧承誨飭薰道德輙數月賴以寡過於其歸也辱不憚百里追送於洪府江干經宿繾、近時所未嘗得於朋友者又辱贈言之寵久不專人馳謝實以跧伏里閭無從附狀日切負愧比承聖朝愛重名儒畀以清漳貳車之任缺當不遠今亦可以出而仕矣不勝延頸企望之切某跡陋之縱去冬偶成及適承旱癘之後窘迫于狀想黄丈去私必

嘗及之矣仙里聞去年極稔黃侯仁厚民必蒙福蔡文堂長與黃堂長必有頻會聚切磋之學獨恨孤陋寡身閒山之底日汨朱黝不為小人歸幸矣尚何望問學之進延乎四先生授業傳道之所妄意效白鹿為書院數間中夏即可迄工地極勝俟成當布區、見刻勉齋先生孝經本旨已成納呈一本論語注義問答通釋次第亦成此書出於論語可無遺恨矣別得拜納及成書始能專人到江東不勇是愧大春伏惟福履駢集有委願承

與李國錄　方子劉

某竊以春序將半時雨佑浹恭惟某官燕居里閈盛
德在躬神物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自頃鄉中辱車
從迂顧得接誨色溫乎其容論議勁正且辱索鄙語
不揆幺麼直以杜斐抵突宗匠雕愛助之誠甚少而
僭越之罪人皆論不可逃退而忸怩者數日尺書久
缺益用悵仰去冬到官忽從楊丞人拜受十一月所
賜書乃知大賢胷度固與人殊而士友昔以為罪者
可付一笑及昨聞直道不容而相訾之徒至無一事
可言乃為怪妄之論上欺君父此豈門人所當辯亦
見公議未嘗可誣適所以增盛名耳自惟庸謬久荷

教愛宜以一書通誠而寄居則不能寄書到官又以事奪遂為謙眷所先感愧莫喻此郡不謂凋瘵至此諸邑之賦三十餘年在郡輸各已下縣獨順昌正官未到某即還之去歲苗米五等户通減二分第四五等又各減一分蓋郡記未有可準擬欲蠲放不得如志而十三年舊欠萬五千緡到官之初要悉先蠲免此郡實有少及民甚它深愧不能多減承諭楊丞初聞其能和樂瘵民病頗為之喜徐考其績不理為甚此邑不輸州賦久矣豈敢取其百千之月解蓋民訟曲直倒置吏相朋為奸撓之於理宜在沙汰之列徒

以其短才無他過毋老遠官又俸入不繼姑令妾舊
職兩委事於攝官輔監此亦豈他得已哉新宰又聞
在都下未歸恐闕風退縮但某歸其賦貸其綱本寛
其賦入若尚不可為斷無是理但恐新宰别有所疑
輔稍通曉然資淺且輕邑人未必服其令殊以為窘
某屢欲拜書緣投身未黜不覺稽滯真情吐露尚幸
照亮

與李蘄州 誠之 劄

某竊以中春之月久雨寒重恭惟某官力守邊城精
忠貫日百靈儼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久欲拜書請誨

益日困多事謝深道昨過此備言近況之細仁義之兵不可缺折國勢頻增重長淮防虞之計素跡廣傾巢出來閩諸郡閉門自保冦出其外糧食百萬竭邊淮運致者一旦反充豺虎之須老稚束手就盡言之淚下聞使者府防虞有道百姓和協自可折衝不知近日如何專人拜問倘蒙賜教得要領以自守齎荷厚德多〻不暇端細仰乞台照

又

某竊以秋序平分風露涼冷恭惟某官政成治定德威宣暢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久不脩敬坐仰

清風方念行且去此不可無書敘違離而情意因循
已為諫施所先慚悸如何可言尊契丈學問行履儒
林第一流試還許久聲望昭白何官不可為直俟召
拜耳不俟調夫一事上下皆知其擾豈可無策以處
之謂如六斗之衆轉輸之費過數倍亦必有可思者
大抵近時監司不卹郡、不卹縣但欲便文自營苟
免目前不知身受其害豈可不同心協力議所以捄
之邦本既搖雖無戎狄猜恐致亂況外患方深乎某
此十月當滿才疏識闇得罪於民多矣丐祠者再蒙
恩畀以便郡代者九月半可到即行無非平昔教誨

之賜何時得侍博約以為數年鬱積向風無任馳情
亟此復謝言不盡心敢乞妙迪寒令亟登給諫之聯
下情至禱

慰李機宜劉 蘄州之子

某竊以孟夏之月暑氣尚淺恭惟大孝機宜契兄號
慕方深神明介助起居支持某自聞國博判府以家
殉國獻欷流涕者累日至今不能已閑中窮僻得泣
蘄錄最後忠節義烈照映史諜國家作成之功見於
今日其氣固足吞胡虜而奪之魄雖死猶生被握强
兵而坐視者雖逸罰於一時寧不愧死於千萬世焉

足眞齒牙間哉　聖主褒嘉封爵立廟官及子孫亦足以少為天下後世臣子勸伏惟至性何以堪勝然一死重泰山又何足深慽而節哀思以大名門是又某辱契者所宜拳〻也專人不腆一奠具于端狀侑以鄙文几筵薦白是望頓遅不敏罪在不恕伏深震汗

與信齋楊學録　復書

某拜覆學録尊契丈自蒙餞别江濵後欲以書求教聞歸長溪矣春間勉齋先生又失一見中心菀結未易名狀勉齋先生晩年得閑通釋一書盡寫聖賢心

術之微讀者如容得歸孝經本旨切於世教二書皆可鋟板以惠學者它日某所願為武伯本某已傳得喪祭二禮喪禮已畢祭禮更須入注疏俟它日抄錄以廣其傳先生承已孰不痛心頻有深友以承其脉季秋會葬庶圖面侍以寫心曲溧文不敢拜狀呼名引誠為荷亟此馳謝謙辱言不盡意唯為道保重不宣

又

某拜覆自高峯一別又兩月餘其時匆匆莫盡求教之誠及到官多事欲專人請益亦且不敢愧負初心

中夜太息昨領賜書偕以喪祭礼序文正容立誦不勝降嘆先生之意可以無憾矣通釋方將版刻此書尤不可緩振病一事稍暇當以次施行又灘險惡少多薄人於昏夜殺奪其賄常年於冬杪必甚方此講明法令追治在有司者凡此皆民蠹之大者以此覺益少空隙陳恐至又領書示喻敢不寘念才短事殷欲言千萬閭同趙文旦夕一來果爾豈非至幸稟謝稽緩仍不端細大罪餘乞倍加保嗇以昌斯文不備

又

二月十七日具位陳某再拜獻書于省元先輩座前

某愚陋鄙鈍自羈非成童承先人之訓讀書業儒不敢背先聖之道及長浮沉閭里不能卓然自立以師當世大儒迨今未嘗不以為恨聞文公先生高第有知府司門黄先生者慕用久矣十載差他去歲之冬始得拜于考亭書堂又聞登二先生之門問學深精有揚其姓者服膺拳、適餞司門先生守安慶邂逅石田獲覩端肅之容听禮義之誨從諸生後以接從容可謂幸會豈圖謙眷寵遺長牋褒揚過情期待太厚有敵已下所不敢當者况如某之愚陋鄙鈍者乎雖君子樂道人之善然變而知其惡君子之所尚尚

自今以始學不加進行不加脩執事不得不任其責

既以此謝厚貺復有望焉伏惟垂念幸甚

又

重九日　某頓首拜覆學録尊契丈即日秋清恭惟尊

候動止萬福某兩蒙賜書并示教中庸口義精密著

明不勝感伏已傳諸友閱發不少家禮本末可入後

學

厚祭礼若得尊契丈自來春一力刪脩使黄先生本

意坦然明白惠者多矣大綱既得只是日課不懈久

自成書鄉中所刻通釋當時蘇教慱於多費若他時

刻全書尤佳但後生有志者只据今本互讀亦自自

足矣大抵讀者少亦是難得有常人撥剔他事刻心立志若泛、應酬工夫作輟誠是可畏某正坐此患緣一家內外之事皆叢於一身又有索書之債日不暇給加以大字尤拙索者無虛日藝成而下古訓可畏姪均在大中著迷恐未有高見容易之識尚望教誨祠堂及四字勉承尊命令後乞覓以見委乃荷敢冀為道保重不宣

又

某拜覆楊安叟及便中領所賜書感懌殊甚即日久雨溪晴伏惟情尊候動止萬福礼書成編告之先生祠

下祝文與賓讀之愴然跋語合在後與圖式共作一册令以在前非是因書當告鄭教誤字不能保其無施刋脩可也學校得賢師友士子之幸秦溪又欲屈顧致得顧尉書言之秋涼赴彼未晚延平事一切不敢問蓋既非我力不必過慮幸而有買田資足為久遠之賴斯道不絕如綫全賴朋友講究寬居仁行最是得力通釋益人處不可勝紀某愚頑近方知義理真是如美色可愛以老人多病不得專心致志不敢不勉尚望誨飭黃六哥何時行侯潘丈來議所以區處恐已行矣餘冀保重不宣

又

某拜覆 某官便武連辱賜書不減侍誨函丈之樂明明德之説且令後生知得分明坦然易行若必深誠又貫注腳也即日初寒恭惟尊候動止萬福竊承暫歸長漢山間耳目專靜著述有功見所是正儀禮解續一策與潘文同竊嘆服此非細心麤礪積功不已何由至此當寄南康刊脩為學者惠不少 某近得丐閑之報再申去秋之請蓋因臨漳遣人回公文乞備申省故得此月三日之命又守前説此係前第三請矣若至四五不已恐散知之李汝明盡心職業陳漕

明求士如弗及入境必能搜訪某亦願以書及之偶
數時胃腹作楚每作書必甚以筆研幾廢造物使終
為不學之人賦此此疾奈何姑俟平復作書未晚也
又
昨拜書後寧德李尉子過門出示尊翰緣杜門少與
人接一書極易因循李兄果秀美可喜執事之拳拳
於後進如此孰不敬仰昨如暫還里閈即秋凉入州
庠令必已在州庠矣斯道不絕如綫賴有尊契丈三
數君子續而張大之近有所得無惜示教潘丈在此
極安適且有關義理之樂但國哀方新痛徹肝肺無

意人世不若速死之為愈無由面訢臨書流涕前書承喻秦溪偷兒之害憲使過此已及其細度能防禁也緣此曲折未的報謝稽緩有罪不宣

又

云云某昨拜書正以不能盡胸臆為悵兼聞秦溪順風尤少日蹉入郛因得以書質疑趨親寄示近書不勝喜躍敬審節過海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頑愚自信不聞長者之誨一年矣為仁工夫終易間斷懲易窒而忿難懲聖人先後之序不可亂如此可畏哉季秋以來疾勢大作念祠廩狀為索長安米不若謝

事庶延殘喘似取高蹇之譽但不如此則食息不安他不暇恤耳先王之子弟在家者無如六兄之賢必常會聚自此都掃不切事專心於經訓恐有足樂慮使嚴於治盜正己率下効固應爾伏冀保嗇不宣

又

某襄病杜門日仰德誼無由承誨第切拳拳老人辱流問感荷尊眷安問不輟圭得拜侍李望教誨某納祿乃申軍乞備詞中省命下與不下非小官所敢必但詞中有云自九月不敢請待缺俸此即已納祿矣他不必更陳乞誠如來喻潘文歸附拜此狀宗使止

此善類昔共敢冀保嗇不宣

又

比辱賜書教誨之意甚厚如寘身誨席之側欣荷難量方欲訪便風具報忽大中趙親人至又領近翰且蒙軫記老親生朝寵以新詩慶其七袠詞旨深厚佩誦不勝銘荷前承喻辭受之義信乎無請之說為至當程氏遺書中有此條富鄭公以俸劵納有司有司受之程子謂受與納皆非只不請為是某竊願學焉至於韓集四疑在註本中皆曉然恐未見注本建上有五百家注字頗大其中頗詳無疑今謾錄出如望

舒乃月御謂聞葉聲訣謂望舒霣也不曠治水航謂
李杜文章如雨跣鑿江峽雖有迹可尋而當時運量
之功則今皆不可得而覩矣牛蹄殷謂我豈無吹毛
之斂血此牛蹄水令殷乎言殺此龍也牛蹄蹄涔小
水也左氏左輪朱殷注血深也衆碎恐是昔人群碎
之語付與宿已頒恐是韓公作孟東野墓誌中吾既
擠而與之矣此語意亦同偶冗不及檢閱或誤未可
知姑答來問某少不能力學蹉跎衰病每念先生長
者如此飢渴然林丈堂長不聞近况今想安健曾收
書否潘丈旦夕遣人招屈來萬一春煖尊契丈辱一

顧豈非至願不敢僭有請也令子二位皆在學中講習或在寺中聞見益廣可喜某親老望於門前鑒一沼爲夏月風荷之須漸已竣工自此杜門不出矣讀書目力向昏且不耐勞經史中取其格言要行抄作大字以便閱覽至於百家紛麗之說束之高閣徒亂人聽以此知學者患在雜博若專、於聖經賢傳何緣立身不正釋老固不必道也只學問中頗有疵病二趙親趣向筆力皆益友想常會晤占謝不能盡意惟萬、保嗇

又

王子賢至辱書承教明德之說不勝感愧方此與潘丈評議思所以復命黃兄至又領近書仰認眷厚益愧不敢僣禮通解新舊書能過目者已少况能一一是正其舛謬所示一冊與潘丈嘆服不能休非志道篤用心剛何緣心細不倦如此吾黨有望某本無問學怠惰不勇日懼無成宜走函丈以請誨藥而親老家人卧病者四旬至今未能平和雖有清閑之日而造物者又攖其心如前所云者信學問之難進志慮之易分中夜太息蓋以此也尊契丈從黃先生日久精專不倦今學校不足以養賢而吾黨多知趨向伊

誰之力秋涼或蒙迂顧至幸是時當拜狀以請也承
俾書楊兄四箴謹拜納亦敷數語于後蓋以執事之
言為重其淺陋無可道者黃兄遠來且叙世契立志
頗堅欲以毋自欺為齋名某告以真侍郎嘗名齋矣
令易以不欺而贅述其意於後更望改定勿使見誚
於朋友也

又

某自去冬聞歸秦溪無由拜狀　某其時以老親之疾
凡八閱月而后平和知己入郛一書掣肘夏初忽領
尊翰拜誦如待誨色感愧矣交深即日大暑恭惟天

其文尊候起居萬福祭禮聞已入先儒格言次第成書黄先生未遂之志舍學録孰能當之甚感甚頒賜注本家禮精審詳密可以無憾拜受感刻如獲至寶妄意祭禮書成就乞賜一本郡納去顧書全本欲專人以未知此書已可抄録與否未敢率爾潘丈書中承秋涼許賜訪何幸之如不敢請也趙三哥稅院想頻會晤舍姪均所著書已成尚望教其不逮餘冀保嗇不宣

又

即日春晚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自承從者歸秦溪

欲拜書無繇近知入郛寧於多事一書請教願為謙

施所先一再薦至益重不敢感愧莫喻某鄙鈍之資

學問無寸進昨看鳴道集唯程張書多可佩誦而識

闇未足以知其奧大抵四書中所采足以受用不暇

旁求特患不精專耳嘉福之行非秋深不可又未敢

必朱先生集中與先公書乃戊戌年知隆興時令作

龔參議也鄭劉趙三書已送達某辭職已久令不當

又指起極荷愛念為之深慮此亦不得已而寄之公

帑他無策也潘丈日顒俟其來旦夕必到稟報稽緩

有罪惟為道保重不宣

又

某拜覆學錄尊契丈坐前即日中夏楚節久雨暫止伏惟造道益深神明左右尊候動止萬福某比嘗拜狀亦節、恭領賜問之寵不勝感愧先生祠堂成某恨以病軀不能尾諸友後少伸弟子之敬愧無以喻承誨極感某比有書與鄭親道此曲折以詳亦托以轉達左右因見李取看祠堂拙字已納黃凡處昨所傳江都禮令附陳戊拜納此間無他本可校萬一得暇因乞是正以惠學者亦一幸也某所寄潘丈二百券潘丈帶以自隨令亦附陳戊去寄在鄭親處置田

也趙季仁必能增益之亦嘗收其書否某前書嘗及顏子不貳過說此書不知曾到未他容續布不宣

又

某杜門罕值便武両辱近翰并講義以文王衛武立說精詳讀之使人不能去手兼以起祠堂建立之本義可謂親切仰嘆學力之高恨不能覩禮求教甚嘆恨也趙尉之賢鄉評素定況親賢之久三年善政可愛此上位所共知若薦剡則非某所敢啟齒非有愛勢不可也不貳過之説誠未是一時謬見可以自警辭職之誨敢不熟思但祠禄乃求而得與帖職不可

同日語前單頗以為重不輕受况今方一辭非至三不可也布謝稽緩慚、恐、不宜

又

斯道不絕如綫全賴朋友講究寬居仁行最是得力近看得仁字粗透原來全是在內用功一毫向外不得故剛毅木訥與巧言令色相反一內一外是以功效殊絕

又

承教不勝慰沃孝悌本其所以生此亦是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以為生之意孝悌則其最先得者又在

父沒皆可觀人子之志行恐不必疑觀人二字人即子也子之孝不以父之存歿二其心此則誠孝非不得已而為者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〻字理若不相當而宜即義也亦何偏枯之有凡此皆鄙見未必見然辱下問敢望指誨

與司直師恕劄

竊以秋序方中清雨送涼伏惟某官譽望日隆神明欽賛台候動止萬福某比承讜議回天精忠貫日搢紳吐氣恨未拜誦高文耳國勢增重善類有賴宗社之福學生某得拜見於太未荷愛撫之厚共領誨翰

不勝感激勉齋先生得閑在家脩定儀禮未成之書
尊契文又有朝夕親炙便天於吾黨可謂厚矣它何
足道哉

又、

某竊以夏序將半兩意方浹伏惟某官德業益進神
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比走勉齋先生之門連日
獲倍教[illegible]、違離追令悵惘重蒙出關訪别誠意德
容使人望而加敬尊仰一念未嘗不拳、意謂先生
大葬可遂親炙願近方知已於此十一日啟殯何其
速也不克預門人執紼之列悲惋無已聞喪儀合古

禮觀者興嘆皆討論之力不勝敬服亟遣人致問并謝諸文向者出關餞送之意以印新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未就因循不易遂至於今敬以一本拜納幸知至它容續狀伏乞台亮

又

近拜狀人還伏領報緘又承專使遺以新荔荒山之中得冰雪祥暑為避三舍捧誦卷意感慚殊深書院之成非秋杪未可聚徒又屋下之事與夫養士之計倍有所費專此經營不敢欲速楊文尚留學中甚便他時屈致少易也此間兩少覺慳亦多方禱之若得

速辦一飽有望聞三山之稼如雲權帥清明山行水宿不擇處聽最是當今第一義胡騎又寇邊彼進則有獲我所以禦之者迄無定說近承院行下趣追諸郡縣足兵備械以俟王人檢點州縣若拔貧為富如救頭然亦須可少異於平時不經意者但近年弊端非一如宗子一項本州向來每歲所費不過數百緡石今一歲度費米幾萬石緡又倍之北軍額無由可足晨夕關心不敢不勉有聞見教實所至望

與安南張郎中 元簡

某竊以孟秋首序金風未清恭惟某官治最上騰鼎

求召節威德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昨人回辱報翰莊誦數四不啻執熱濯清風之快且審禮書二門將成念此大典群儒拱手宗祝醉心朱文公一生精而補而為之俟以二門屬其上第三十年間始克成帙某本刻之延平正恐其書無始忽成龍索此天意不欲使此書中輟遂值大賢慨然任之初亦不知費重勞人今既竣工實為偉特之舉此書它日後世為國家者據而行之一洗不經非聖之陋伊誰之力歟是門下始勞終得誠可賀也楊丈復乃勉齊先生十餘年補足專人費納乞趣工匠未散聚手刊成一失機

會則為後悔喪禮十六冊改字頗多然非門下好學不倦何能校勘若此外有一紙具載節目併申納敢乞台照

與江西趙提舉劉汝談

某伏以秋序方新雨餘微涼恭惟某官臺綱清簡盛德在人神百其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每仰清風載飢載渴比承建臺江右一道被患同然萬喙感無異詞今歲閩中獨旱近得雨早禾已損矣臨川諸郡聞不缺雨傳守清謹嚴於治吏近時絕無僅有前月先蒙問遺不勝感愧即具謝緘語歸使轉達必已徹崇視

臨川多士如甘吉甫黃去私其尤拔出者必已蒙深知其人皆誠實為學不求人知有位者宜取正焉宅人不言者此二人必言之然非上之人求之至彼亦杜門不出門下好賢不倦用敢為獻非私於友朋也未及作傳文書萬一會聚望台慈語之俾得助亦一郡之幸也敢冀為道保嗇副人所望大眷伏惟福履茂介延平几委頓首以請

與江西趙提舉劄

某竊見江右為數路都會坦塗千里雨雪沮滯遇暑則暍行道患之如七閩號為崎嶇蔡忠惠公植松七

百里史魏公結浦城嶺道行人德之至今彼康莊不治則為畏途遐陬遠嶠得二賢葺理則如過枕席在今日諸賢特惠不為耳官司若能撙節浮費捐金為倡俾緇黃推其能者分里幹辦石甓磚就植松杉徐徐為之一日有一日之功一尺有一尺之惠鄉人必有喜施者足而成之利至溥也

回永福黃主簿必昌劄

某竊以良月之首寒氣初嚴伏惟某官分職一同遠業權輿神職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頃在安溪已稔聞君子盛名嘗承顏於十年之前固已遂願文之志

厥後蹤跡差池莫遂合併然胸中藏劉沈曹謝之風
流未嘗一日忘也比從潘文處得窺覽斌作三復欽
嘆恨未多見以愜素心豈謂謙眷先枉手書禮隆詞
溫若待所敬陳誼甚高引援切當但自處太卑擬人
非倫在某不勝其恐愧至於鉅編無非古人未到之
論嘗恨今世士夫知道者或文不足以發之兩得其
全如執事者誠所罕見因知學問果有本原感嘆吉
已屬右手病疾不能握筆目吉小吏並謝厚意欲言
非悉日小愈不能詳布仰乞台照
鄭蘇堪恩恭劉

某拜覆某官　某去冬已拜書未徹覽下忽從便武祇
領賜書并示教講義一通詞理通暢出人意表誠近
時所希見不勝嘆仰即欲脩謝多事因循遂至于今
伏惟執事用心勞苦力求理義輕車熟路一日千里
其進也孰禦書院初成有三山楊丈來方漸有來從
者通繹之誤不知有改本或問能考正詳悉足見用
心之精苟如此何患不進真某之所愧畏也自惟庸
陋少不知學今又過時常恐為小人之歸不敢自棄
時（馭）聖經賢傳讀之一暴十寒隨即遺忘每用慚恨執
事過聽猥辱過加稱謂不敢當自此請勿然偶多發

書未及視所問以為報姑俟他日為道自重副鄙陋拳拳之望

又

某頓首再拜上還某官幸甚三年鄉居距夫子之牆只尺的朔辱誨枯根朽質春意能回感刻每深睽別未幾戀慕已劇忽從便武承賜近書久去鄉閭過從樂甚某不學加以衰病出處之義素所茫然荷傳丈又子子憐念然病不能行實非矯偽萬一獲罪不敢怨悔安之若命更望誨勉如左右他日真足以興起人之國家尚望不忘不肖無能為矣然不敢不勉

又

某伏以中夏之月羲和弭節恭惟某官涵泳道真神明勞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比承聯鑣迂顧閭里驚見此事以為師儒也舊屐已往教蔭所未聞敝廬荒涼不足容高軒又窘苦雨延欵之具草惡篤於契誼寵貺甚渥數日之間自慚空如莫能少効涓塵仰裨山海所謂稇載而往垂橐而歸者也一書謝不敏禮亦宜之學生之歸承惠翰又以佳篇華之行三復高古不勝感嘆顧非某所敢當也如何如何契丈天資玉粹學力淵深見於施設泯然無斧鑿之跡非涵養醞

厚何以至此更顧不倦以副忱祈某昏惰不疆全賴警策占報勿、它容續布

又

即日初夏向熱伏惟講學益精神介德業台候動止萬福某扶羸一出蒙愛最深數日之間承教者數臨行又辱郊別非見待殊特何以得此至於新詩為寵擬非其倫貽譏有識是時病不能食且無寸暇抵家次韻深愧鄙拙但有區、相勉之意焉足以報珠玉之投便中領賜翰益重愧恐四端七情之說極荷別紙具所懷尚冀見誨寵須六大字真何用此不敢違

試意納去未必可用姑見意耳某不獲已撰南安新學記托謝簿呈藁欲乞與伯翔痛刪不宜

又

云、昨奉狀以謝謙辱方愧頻違誨帖復貽感懌交至竊知曲江行之猶豫不決長暑月不應入南承喻初心不勝敬嘆但久次方到抱關乘田聖賢不以為卑況師儒可淑後進正不必高卧以為高蹇行止以時內不失義俠冬初就道豈不綽有余裕哉潘丈之說亦如此寇本不足道又皆土人師律不明士卒不畏將而畏賊唯延平頗有法故能強人意浮言易惑

正賴守道君子坐以鎮之餘冀保嗇不勝拳、

又

云、昨承惠翰因循未及訪便具謝如晦求又領近書知由江缺期久已到遲疑不即發輒不獲已而行足認感心煞恐妨下政歲月不若速行為是自春至令虛警方少息一書欲具奪於多事又月餘陰雨數賈如金坐是憂懼百端幸此一晴早禾可望乃知下四郡平時不以賑貸為事一旦於遭此遂坐視無策南方想索不講今皆當懲此為備後可也無由請別膳想殊勞匹楮作感興詩須意思雍容可為後便納也

借萬保晉以斯文自任會契丈其誰云、

又

某拜違易久匿、尊仰與日俱新鄭文來出示手書三復獎予之意不勝感悚門下須次多暇窮日經史事業距可量不勝健羡昨蒙索惡書不獲已承命至今愧懼但存省之功最為學道門庭首冬入城當求論誨拜蔡先生於行館因景千歸亟布報不暇如禮切幸原貸

與鄭縣尉 思忱 劄

某竊以孟春雪作寒氣猶嚴伏惟仙尉尊友分職一

同神輔戚德台候動止萬福某自東湖之別思復聽
誨猝未可得如何瞻泳久不拜狀蓋自去夏以來巧
外者五未得如志心緒靡寧因循迨今不敢有愧怨
領十一月所惠書知臘前榮上賢業涵濡之久令方
小試一邑幸甚令人多於為學時則曰使我一日得
仕則必行吾所學及到官未幾事不得施為則喟然
曰紙上之語皆不足信此古人事業迄不見於今者
某病根在此也況近世一例字雖賢士夫亦被此壞
了不知法之所禁例之所予不信法而信例幾何不
為小人歸耶愚謂士夫當以法自律治人則以情恕

可也某謹拜趙使君書道尊文學問履行之細但官寮中有如此用心者暗中模索亦自難隱矣更冀勉之而匿、相稱謂非所望於畏友也某比因轉對復罄懇直以此力丐外見杜門引疾兩旬矣旦夕遂志它日駕去求教也餘冀保重

答鄭知縣

某竊以秋暑挾旱驕陽焚如伏惟某官勞心摩撫一同安妥台候神介萬福某自別誨色靡日不思念欲一紙問近況寇警擾、愈辱貽翰開諭至尉因知宰縣當此軍興又財計不如昔而調度愈增以契文平生

學問賤履前此官於南方民清事簡政譽藹然令此劇縣號難治加以近事冝焦心勞思非漕使之高明則何以展布四體某昨借言尚未得報軍興豈暇及書問令雖欲再續何緣致耶但積誠意以動之未有久而不見孚者切勿有狹非所以見之君子之道事無不可為在忍與不忍耳若都不得志則有去而已何憂懼之有人回占報幸恕亮

回寗德李縣尉 元宗劉

某竊以夏五書月清風時興恭惟某官譽處日隆惠覃百里神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草帥致謙汗

謝退劇慚恐敢謂盛德不鄙待遇有加不知庸虛何以辱此於長者褒枉手教示以重建廳事記文及曹公之詩展玩竟日知官無崇卑所繫皆大近時尤忽不加意銓曹輕畀乳臭之子弟新進之少年不知田里被害多少令賓德何其幸耶執事抱負戢斂如許然後為之二年之間事無不舉豈易及哉又新其公宇追前賢之政而紀其績必得名勝秉筆記之於何聽聞猥以屬某拜敢再拜辭謝某、得一郡不足僃理日動歸念去替不遠方此遣迓新騎吏匆、特甚僃謝複不能謹慚悚、惟台慈亮之幸甚

又

某竊以歲籥更端青陽開動恭惟仙尉中大尊契丈道時與升百神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去秋一拜光儀匆〻分袂至今悵然尊契文前輩典刑問學宦業皆非近時所可及廉於進取官滿未調人謂斯何願疾共驅別膺柬擢至禱、、某愚陋之甚去秋杪忽得風疾右手不能執筆其時有溘先朝露之恐遂申本軍乞申朝省納祿祈閑以延殘喘仍於當月不敢請待缺俸金若夫下與不非幾風小官所敢必也命緣此方漸有生意今雖未全愈已減四五矣但骨立

食少去死幾何尊契文過聽不賜規飭更貽獎借誤矣郡中趣向正者如蘇教鄭景千輩想令子皆識之與之往還久當有味某慵頹不自彊性又粗率學問如顏子比聖人佚為心粗學者沒齒而後已敢有一毫自足意耶

答劉學錄忠恕說 弥邵

伏辱再誨以忠恕引証忠恕在聖人則為之誠仁在學者則謂之忠恕此文公之說即程子所謂動以天動以人是也嘗妄意謂忠如印版恕如紙一介印。千萬幅紙即來教所謂一介忠做千萬介恕是也精

義無二斯盡之矣

又答人心道心

辱諭及人心道心十六字之說每所諷誦令得求教明白洞達不勝感幸敢不敬置座右深惟其義仰副下問之謙三復氣盛理弱之論於危微二字有功爲多嘆伏無已妄意謂人稟是氣則是必具是理是人心道心同出而異名也唯人心易縱道心難存聖人雖不能無人心而純乎道心以爲之主賢人則以道心制人心常人則人心肆而道心微且泯矣舜禹大聖人也而授受之際丁寧若此學者當如何哉精一

二字謂知之既精守之必一此尤學者所當汲、也

回劉學録書

某竊以冬令平分霜明景煖伏惟學録省元契家丈華問日隆神明所勞台候起居萬福某違離道誼三見歲寒中間一歸迫於告謁有限覩知一切不及見益用尊仰章文去冬下訪蒙賜書草略辯報知後念欲以書請誨投身吏塵滯書期會汲、救過縣治復頽於風雨因有土木之役撲面飛塵幾積寸許自笑何補便中伏辱手書獎予之詞溢于畢櫝恭異過禮若小吏之達於官展誦數四慚衍浹背友道缺絶久矣

所望於尊友振而起之不宜隨波流靡也嘗慕前輩自京師貽親舊書宜其羅縷不已而前名後書寒暄或不道而情親意厚千載而下徒可使人興起豈若今之陽相尊者尊友豈不知此顧徒俗禮及感愧之餘加之太息請自今勿復然也伏蒙寵示先正云二公碑刻此天下所願見積卅年不可得而一旦發之名儒之手某何幸得之仰嘆述志之孝不勝敬服先君奏議表劄近刻就輙以一本拜呈收拾纔十之六七因循可恨望暇日一覽為幸

回黃省元汝宜書

某再拜某聞孟子有言居一鄉者斯友一鄉之善士至於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蓋士志於道不如是則德不加進過不自知也有如左右孝行文學見推閭里鄰郡名人徙知嚮慕某也還家既久顧爲謙施所先一鄉善士徙不知敬豈不深負孟氏之訓而爲名教之罪人又辱示以新篇寵之長句三復以還不知玉雪之爲清且潔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嗟乎僕乃今見之吟誦不能離口至於褒拂過情持以爲訓掤不負眷待而已不敢當也既詣門謝復介以手書悤於自解求不悖孟氏之教不復愧

其文辭之陋伏惟照察

回與化谷目陳樸翁劉仲須

某久服盛譽願見無繇伏承寵訪并示高文識遠論宏皆藥病之良方不勝嘆仰如用人望一說最為今日第一義然亦最為今日第一忌三復忠憤之詞但竊慨然某衰頹加以多病人事多不講謙脊若此冒勝荷愧即容面謝姑復此以塞盛意草畧幸亮

又

某杜門四五年衰病見侵未嘗與人交鄉中後生有扣門者曰為道而來辭謝不獲然後敢見蓋學問楞

然求師友不暇何敢竊進接後之名年來士友數輩間相從一日有陳其姓仲須其名者年六十有七袖書為贄曰吾聞鄉之士有踵門講學者予願與焉誦其書見其該洽典麗揖之進見其恭敬謙巽則語之曰吾子年巖既尊矣學既成矣吾方資於子子何敢求於吾哉凡兩月三至不怠於是告之曰朱先生所著書道盡在是矣歸而求之有餘師抑聞古人之學無正法無倦心衛武九十而賦抑曾子易簀始此見宜子之拳拳也若慕好學之美名而不屑於補少壯之缺則非某所望敢也既以拳勉又以自勉焉

與柯東海書

某再拜上覆某官去冬承從者過門得為一二日歡當時牽俗擾、第急於聽誨如饑者之於食知其味而未知所以美違遠以來心緒日雜學無所得道無所成然後誦君子詩思君之味安得脫去外往從君遊至是始知其所以美而合并之會已墮渺茫東海乎君其必知余心哉奇以故缺不奉問未丈近來下訪出首夏所賜書三復慨嘆又不知有山川之隔蓋心事參契十年一書不為希即覩設心違於書何有足下道高而氣清行峻而志平居今之世難與 足下 樂其

樂者某竊有志於古而性鈍善忘思得清坐一室取聖賢之書讀之而曰困多事且斷且續迄未有得所幸見聖人之言如孟子韓子之書讀之了無疑滯以為言語所當然不然非所以為言語也取時文之美者讀之則坐而聽強起終之以為自隨以求天下公鉅人皆繇此途余獨何為不者也讀數過思益畢以為此皆道不為足而強言譬無根之本不原之濂非不可觀久則泥也嗟夫豈天不以利祿見畀與何其與世異好也然鄙性於利祿實以不甚急者此唯可與足下道足下同此志耶一言之謹勿語人恐人之

非也

回柯豈文書

某載再拜上啟公冗不及上狀惟有瞻詠昨承書喻曲折因循未及奉報忽領近翰知奉親讀書自有餘樂忍貧杜門乃昔人進德脩業之根基不從此過終是不歷實地想近日所學所見又與向時數倍遠近矣

荅李如晦問目

巧言令色鮮矣仁

孔門言仁皆性就分上用功務內而不事外令巧其言令其色務以悦人則與務內背馳矣所以使學者

以祭之所謂帝者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嚳乃是人帝非天帝也來說更思之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程子謂得其公正然後能好人能惡人集註或問皆主其說通釋反言若謂仁者以公正為心則不當謂得其公正何耶

程子所謂得其公正者謂好惡之得其公又得其正也非謂仁者用仁之公正然後能好惡也勉齋先生說如此

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為萬物靈者當知其所性五常之實理然後其生

非罔也若不知此理去禽獸幾希故雖朝有所聞其夕即死亦可矣聞是了悟之聞如子貢聞性與天道之聞來說是

顔淵季路侍

來喻謂二子與聖人皆渾然天理而無物我之間此雖顔子未敢及此況子路乎謂三者之志皆與物共則可謂皆渾然無物我之間則不可又夫子之志雖與物共而其中又有老少朋友自然之分如化工生物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順其自然而我無容私焉茲其所以為夫子歟

知仁為之方不可有一毫務外之心也此但以內外
為辨未及久近三月不違之意未可施於此章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子之事父視於無聲聽於無形惟恐一毫拂父之志
父在然也父歿可遽然[不]乎父之道謂父之事可以改
而不必驟改耳於事有害理之甚者則可不哀痛以
改之

改乎異端范氏以攻為攻治之欲其精故足
以害吾道或問以攻為攻擊之攻二說不同
或人之問雖與范說不同而文公所答之語謂異端

不可不攻排若以攻排異端便為吾道之害則是異端不可攻擊之也豈聖人之意哉此乃抑或人之說而非與之也所以集註取范氏說釋攻字為攻治之攻言學者不可專治異端若專治之則為害矣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下學上達蓋自初學以致知格物為事至四十則理無不窮灼然不惑矣而必至五十然後知天命者蓋知其理之所自來也

或問禘之說

禘謂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於其始祖所自出之禘

宰予晝寢

學者當惜寸陰而昏惰若此夫子所以責之未說到
終日乾、無毫髮間斷處

回也不改其樂集註前說謂學者但從事於
克己復禮之目不使須臾之間則庶有以得
之後說又謂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
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庶有以得之前後
兩說不同

前說克己復禮不如後說博文約禮兼知行而言前
說不使須臾之間方是用工處不如後說欲罷不能

乃其自得處取樂爲近也

樂亦在其中與顏子不改其樂

所謂樂在其中發於自然所謂不改者守之而未化

此孔顏不同處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注謂然深味之則見其

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全體至極四字未

知所指

集註謂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非深知夫

子不能如此形容也全體至極此心之致知無不盡

也純亦不已一憤一樂循環迭至此學而不厭也非

夫子其孰能當之

吳氏謂卓爾亦在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既非窈冥昏默而顏子又欲從之末由也已何耶

顏子博文則致知格物者無不盡矣約之以禮則見於躬行者無不致矣及其知之既博行之既熟則見於常行日用之間有以見夫事、物、上各有自然當止之處所謂卓爾者此亦非求於深遠不可知之地也然顏子雖已見得如此而力量未到工無所施所以有末由之嘆

川上之嘆程子謂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
其要止在謹獨

純亦不已是誠謹獨是誠之者來諭謂能謹獨然後
此心常存發得程子意出

程子謂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人恐是以身
而言

仁人心也言人心本有仁但為私欲所蔽故仁壅遏
而不行但能體之以公則仁自流行矣

與李如晦書

某昨承書教以大學解一册嘆服精敏轉語同志未

嘗敢忘厥後累辱書徃〻皆無索報之人寡德人至
又示近翰因循不及即答殊愧不敏吾友好學之志
可謂不倦矣來諭極佳朱先生嘗謂一日當分三段
功夫一段讀書一段靜坐持敬一段應事接物若能
處此有常足矣某病薾之餘學力日弱楊文嘗得書
潘文常相聚然終未有得因遣人往泉州寄此紙未
間千萬保重不宣

又

四書無如胷論之當熟復楊文來此方將所借黄家
朱子語類添入舊說荅門人者然後謂之注義問荅

通釋向來未有荅門人之說因循及今始得爲之俟畢當納去傳寫約而可行無如此書勿貪多也

又

某昨承示教以楊丈荅問一紙深佩向道之勤不勝嘆服若能常、如此用功無頃刻間斷則他日所謂豈易量但進銳退速此學者之所深病故夫子所以循、善誘人惟恐迫心有以乘之也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學者不可徒求於知而不力行今文字備具且熟讀數百遍雖無師父亦忽然得之若欲捨書不觀兀坐以求持敬此與釋氏所謂不看經便入室

恐成江西之學也看文字有疑處欲寫出商榷此正某之所深願但切不可以先生見稱某少而不學老不如人每見後生有志於道者將師而友之安敢抗顏為人師乎徒取誚於世耳切告云、餘推力學保重不宣

又

某再拜上啟即日秋晚薄冷伏惟侍學之外尊候神相萬福某閑湘相望二千餘里非端鴻無緣上狀執事頃在泉無旬月不收書謂新相知情誼篤密久當踈畧如是年餘不變相別又一年書益密凡駁足與

游宦商人之往來必辱書前者未報後者復至無非汲汲於道而非志於世俗之所慕者於是嘆執事之真相愛非陽相尊者可謂好學也已自惟鈍頑年十五失父師兩凡俾之從師不過為舉子習耳弱冠以後昏宦于泉追思少年汩汩於俗務不得專心於學今衰老矣胷中瑩瑩然無有每得執事輒愧汗如洗執事春秋鼎盛近歲方畢大昏宜若如某前所陳者而卓然不惑學文不倦蓋立志堅決然也顏子在孔門年最少而克復之初獨先於群弟子惟求仁一事喫緊着力由此進・不已則樂天知命安土厚仁駿

駸乎聖賢之域而不自知矣敢以是為報潘丈向嘗答所問目寄便去今想已到寄溪惠北詩　警遇昧非所寄北溪文二冊奉納有全集七策在此議論貫穿真奇偉切實近時學者所不及也俟未可錄他時傳寫可也銘文俟其家刊刻方敢寄去恐尚有删益也近有鄉中十餘友相聚潘丈作規約某亦序之餘冀力學以俟朋友之望

又

春初承書并貺濂溪先生全集及養者諸者石刻皆所欲得而未遂者捧認厚意不勝佩荷其時某偶在

泉城會傳先生之葬與來者參商至今始得致謝可謂不承喻論語通釋久誦益有味可見着實用工不勝敬嘆近思錄四書循環外一年理會一經將古人解與注疏手抄使本義明白庶不虛度歲月最是專一有常為難想高明必已知之但常檢點使勿蹉過迺所望也其他皆吾友所素知者言之祇贅不復羅縷

又

某比承經從悵不疑曲自後老親臥疾七十餘日至今伏枕方寸紛擾人事幾廢荐辱手帖深佩謙眷竊

知體中愆和兩月伏未安殊用悵仰某昨因潭使有一劄況尊出知丞不知曾到否吾儕進德工夫易間斷最是克己後札難得不走作諸友想常照管此四字忿慾二字害人不少某平生行懲窒二字常恐其間見如層出如履薄臨深何以見教見諸友望為拜意

又

人至辱書知體候已安為慰不知近功何如為學須要有樂處蓋冰釋理順自然如此若苦思力索便有欲速助長之害莊敬和樂四字不可缺其半表裏常

照管得在一日有一日受用來喻忿慾二字極是妄意皆難見工夫蓋忿欲雖易迁如火之勢不急懲則焚身之禍慾如漏舟不早窒則必溺無疑二者皆須着力用工也太學通釋近作工夫如何有疑幸見問因求益於左右也餘冀力學保愛不宣

與袁州時倅

近取中庸一篇孰看妄意謂工夫全在戒謹恐懼四字惟戒謹恐懼則無時不中一失戒懼則過差立至故君子時中戒謹恐懼之所致也小人反中庸無忌憚之所致也

慰時機宜書

某不意府判清文直節百未一施遽止於天台通刺而已嗚呼痛哉伏惟判府躬踐聖學立言制行無媿孔門四科之士往往兼而有之某平生景慕當世不三數人而止耳頃在星江常通問自己卯家居兩年及去冬之戌于此不以書請誨者幾兩年方當旱癘公事外書尺一切不暇謀亦不知已上天台任近方俯書已得訃問不覺失聲令世人才本希少去年失李公國慱涕泣未乾令又喪時公邦國殄瘁之嘆悔內同之奈何、、賢昆季至性天得加以學力深至

居喪必盡禮某限以職守不能往弔有負初心言之哽塞薄奠顓狀侑以鄙文得蒙几筵薦白是望遺文襃集想有素大葬果用何日幸見報尚容専人致敬

與時將仕書

某再拜大孝將仕某自聞南堂先生卒即馳書奉慰忽辱専使惠以手書述先志敘舊好禮恭詞戚三復淚落且以墓銘見屬感傷之余慚悸並至嗟乎子之責我厚不知時人待我之情我之見信於人如何也何敢聞命躊躇累日欲再拜謝使者而自述其鄙陋不能文之實則懼足下謂我忘義薄契遂援筆强顏

為之而先以書道其意蓋銘詩之作盛於唐工於韓
當時韓公有言人莫敢慢故足以傳後世近世歐公
文踵韓氏然而銘尹師魯已為人所疑況不及歐公
萬、而可昧冒以取誚於天下乎此某不敢聞命之
本心也盛意不可虛辱則取平生大行義約為千六
百言自謂過詳有媿簡古萬一可用即幸與能言者
改而示之都當書丹或恐迫期別請善書者即不可
用更屬能者庶不負南堂平生之志伏惟深亮